▲ 《張利雄》拍攝：Michael CW Chiu

【#非關舞蹈祭】《I'm Only My Body?》— 身體就是距離

2021/09/23 – 14:34

A A A

訂閱立場每日文章精選

請輸入Email 訂閱

《立場新聞》會透過電郵向閱下提供精選內容，以及不時進行的意見調查。活動直接或電子商業，若同意請在以上的欄目輸入電郵地址並按下訂閱鍵。閱下可隨時透過本網應用的電郵取消訂閱。詳情請參閱我們的私隱政策。

立場博客

楊秀卓

退休視藝科老師，曾於八、九十年代活躍於藝術創作。近年遊走於各中學講學，教書熱誠未減。

按月贊助一杯咖啡

《Kerry & Frieda》

演出分為前「鏡」後「燈」兩段，前段有四塊兩米多高玻璃鏡做背景，後段則有旋轉燈光襯托。

開始時，兩名女子從左右兩邊出場，站到演區最前線，各擺一個姿勢，並喊出自己的名字：「我是Kerry」，「我是Frieda」。

沒有背景音樂，沒有燈光變化，全場寂靜，五種官能，祇剩下「看」(Looking)。而「看」，充滿權力關係，誰在看？如何看？帶著什麼態度看？從那個角度看？看的人是誰？..... 這一切都會影響「看」這個行動，得出的印象和感覺都大不相同。何況表演者是女子，她們身體的每個姿勢，如何被男女觀眾「看」，觀感肯定很不一樣。

接著，兩人輪流出入演區，各自在中央擺出不同的瑜珈姿勢：有些是前半身貼伏在地下，後半身屁股翹起，背脊猶如筆直的斜坡，臀部則似山峰。由於背景是鏡，三面觀眾總會看到不同角度的身體，若屁股是直面觀眾，那麼斜坡就不見了。有些是雙腳撐直，雙掌貼地，成A字形。同樣，從鏡裡的反射，觀眾亦可見到高高翹起的臀部、大腿、小腿和腳踝，這都是我們平常看不到的部位。Kerry先從左邊後台走出，行至中央，擺一個瑜珈式子，一分鐘後起身，慢慢從右邊進入後台。之後，輪到Frieda做同樣動作。如是者，兩人仿似畫了一個圓圈，一半出現在台前，一半隱藏在台後，這個圓圈轉的移動，由步行、擺式子、再步行，在時間上創造了有規律的節奏。兩人重複同一個軌跡：身體從左邊出現，移動、停頓、再移動。身體從右邊消失。這一連串動作不斷重復，構成了一段舞，煞是好看。誰說跳舞一定要飛身扭腰翻滾踢腿？在雅雀無聲的環境下，專注地「看」，感受到身體移動的節奏，從看不到的圓形空間「滲出」！

▲ 《Kerry and Frieda》拍攝：Michael CW Chi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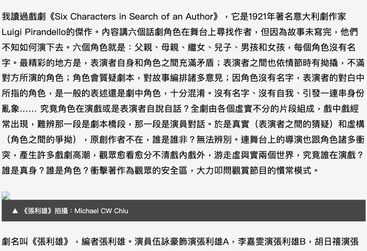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段，兩人同時在演區出現，但今次的式子充滿強烈的性意識。大腿撐開，腰部前後伸縮。又或身體成A字形，屁股上下強力搖擺。其間，表演者側頭望著鏡裡的自己。這組動作，演區有四個影像出現，惹人遐想，背景鏡裡反射排排著的觀眾，他 / 她是興奮？尷尬？害羞？還是... ？如果女性身體一直被電影、雜誌當成是消費的慾望對象，今日Kerry與Frieda就是要觀眾直視她們的身體，不容迴避。她們把屬於私領域的身體帶到公共領域中，嚴肅地挑戰每個觀眾「看」的態度、想像和經驗。從慣常被「看」到主動地展示身體，讓長期被規訓的身體得到解放，拆解傳統的性別定型，反抗加諸女人身上無形的暴力，從新掌管自己的身體，肯定身體的自主性。這段演出長十分鐘，寂靜中，甚至聽到Frieda急促的呼吸聲，毫不掩飾，大膽自信！

後段，兩人轉到觀眾後面的演區，這時多了旋轉的燈光照亮劇場，加上強勁音樂，以為去了Disco。前兩段沉默的身體得到釋放，今回隨著急速的節拍舞動起來，展演身體另一種愉悅。兩人輪流互相撐起對方，「翻滾」到有鏡面的演區，最後兩人分開坐到鏡前，背向觀眾，騷首弄姿，擺出幾個挑逗的姿勢，刻意向後彎腰，突顯胸部的性感，對著鏡中的身體，感覺非常自豪、自滿和自信。Kerry喊出：「我是Frieda」，Frieda 喊出：「我是Kerry」。兩女互即互入，經已獲得一份神交的精神，都擁有自主的身體，究竟誰是誰？Who cares？

▲ 《Kerry and Frieda》拍攝：Michael CW Chiu

《張利雄》

我讀過戲劇《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》，它是1921年著名意大利劇作家 Luigi Pirandello的傑作。內容講六個話劇角色在舞台上尋找作者，但因為故事未寫完，他們不知如何演下去。六個角色就是：父親、母親、繼女、兒子、男孩和女孩，每個角色沒有名字。最精彩的地方是，表演者自身和角色之間充滿矛盾；表演者之間也依情節時有拋擲，不滿對方所演的角色；角色會質疑劇本，對故事編排諸多意見；因角色沒有名字，表演者的對白中所指的角色，是一般的表述還是劇中角色，十分混淆。沒有名字、沒有自我、引發一連串身份亂象..... 究竟角色在演戲或是表演者自說自話？全劇由各個虛實不分的片段組成，戲中戲經常出現，難辨那一段是劇本橋段，那一段是演員對話。於是真實（表演者之間的猜疑）和虛構（角色之間的爭鬼），原創作者不在，誰是誰非？無法辨別。連舞台上的導演也跟角色諸多衝突，產生許多戲劇高潮，觀眾愈看愈分不清戲內戲外，游走虛與實兩個世界，究竟誰在演戲？誰是真身？誰是角色？衝擊著作為觀眾的安全區，大力叩問觀賞節目的慣常模式。



▲ 《張利雄》拍攝：Michael CW Chiu

劇名叫《張利雄》，編者張利雄。演員伍詠豪飾演張利雄A，李嘉雯演張利雄B，胡日精演張利雄C。A，B，C是單者加上去以便區分，讀自己能跟得上「劇情」。劇本基本結構，是分別由三位演員各自表述自己心中的張利雄是何許人也。在演員講自己如何認識張利雄時，都會先自我介紹，如李嘉雯這樣說：「我今年27歲，係1994年2月9日出世，水瓶座，身高178，體重74，我係一個亞洲人，爸爸嘅鄉下係惠州，而我就係香港出世。我同時係一個演員。」似足任何一個檔案資料，是現實世界一名女子，但舞台上她是張利雄，並刻意劃分清楚演員李嘉雯與角色張利雄的距離。例如：「大家好，我係李嘉雯，我讀左張利雄3年，初時唔慣舞蹈workshop度識嘅.....」這一刻，台上張利雄B這個角色返回真身李嘉雯，講如何認識編者張利雄。隨著嘉雯的口述，其他兩名演員擺脫張利雄A和C的角色，變成故事裡的人物，演出每個細節。全劇由五段主題去建構張利雄：1 / 從身體的跳舞動作、2 / 打排球的勇猛與自誇、3 / 台上舞蹈演出、4 / 台上戲劇演出、5 / 真實人生（面對父親在醫院離世）。三個演員輪流展示張利雄各個面貌，時而是角色張利雄，時而是演員真身，時而是故事情節裡的人物。差不多每一場戲，都經常出現的一句對白是：「張利雄，你覺得點？」究竟這個張利雄是指角色張利雄A，B，C，還是舞台外的作者張利雄？而答案總是由三位演員真身或角色張利雄在台上跳一段舞作答，沒有言說，沒有對白，祇有身體在說話。

▲ 《張利雄》拍攝：Michael CW Chiu

《張利雄》比《六個尋找作者的角色》更複雜，野心更大，實驗性更強。尤其是三位演員在結束前「還原」真身的一段戲，他們一邊執拾服裝準備離台，一邊似在閒聊，還在討論剛才的故事是誰的主意，是真實的還是老作的，真真假假，連演員都搞不清楚。

演出完畢，如果有人問我誰是張利雄？我可以肯定地代張利雄答：「I'm only my body」

兩齣劇都以身體作為媒介。《Kerry & Frieda》以身體的靜與動，顛覆「被看」的位置，主動展示女性身體的主體性。全程演出都拒絕觀眾介入，反而要觀眾在一個心理空間的距離下，審視自身對女體的看法。《張利雄》則相反，在演出期間，觀眾幾次被邀請在手機回答「張利雄，你覺得點？」這個問題，擺明拖他們落水，將自己代入張利雄，一齊尋找「張利雄」。還有三名演員在台前當眾換衫，由身體上的裝扮，來介定角色的轉換，演員與三個張利雄角色混為一（身）體，增添了身份的複雜性。在現今紛亂的世界，影像充斥各個角落，身處社會急劇轉變的年代，我們感到迷失，需要從他人「反照」自己的存在，又或從「雜裡」尋找自己。最常見的是：對鏡自說自話，或找朋友交談，都是一種心理療愈過程。

黃寶娜，張利雄，兩位其實都是藝術治療師，治療自己，治療觀眾。

一早話咗啦，兩個都係「非關舞蹈」的作品。

觀看場次：2021年8月14日晚上8時場次

#不加鎖舞蹈館 #非關舞蹈祭

發表意見 >

< 上一篇 下一篇 >

編輯推介

© 2021 立場新聞. All rights reserved.

關於我們 | 客戶資詢 | 技術支援 | 私隱政策 | 承印人：Best Pencil (HK) Ltd | 地址：九龍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8樓14樓06室
Standness (UK), Summit House, 170 Finchley Road, London, NW3 6BP